

K837.51754

1

2=1

52 89/17

卡斯特罗和古巴

上 册

[英]休·托马斯著

斯 禾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卡斯特罗和古巴

(英)休·托马斯著

斯 禾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26.75 字数 530,000

1975年12月第1版 1975年12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1171·66 定价: (共两册) 2.10元

内 部 发 行

译 者 的 话

本书是《追求自由的古巴》一书的节译本。原书是一部古巴通史，着重写了古巴近二百年来的历史状况，篇幅较大。我们从中选译了第八卷第六十七章至第九卷第八十八章和第十一卷第九十八章至结论第一百一十六章，以《卡斯特罗和古巴》为书名单独出版。

作者休·托马斯，出生于1931年，是英国雷丁大学历史教授，曾写过《西班牙内战》、《苏伊士运河》等书。自1961年起，作者数度访问古巴，遍访有关人物，并根据广泛的已发表或未发表的材料，写成《追求自由的古巴》一书，于1971年由伦敦艾尔和斯波蒂斯伍德出版公司出版。

这个节译本共四十一章，综述了1952年到1970年古巴的历史状况。内容着重于卡斯特罗生平的活动，叙述了他的青少年时代生活以及后来在马埃斯特腊山区组织武装斗争，领导推翻巴蒂斯塔独裁政权，建立临时政府的详细经过。对古巴革命政府成立后的政局及其采取的一系列社会改革措施也作了具体的描述，其中并谈到了苏修是在怎样的情况下打入古巴，逐步取代美国在古巴的地位的。

本书为我们了解卡斯特罗其人及当代古巴的各种情

况，提供了较为丰富的参考材料。但必须指出，作者从资产阶级立场和唯心主义观点出发，把马克思和资产阶级革命家相提并论，甚至恶毒攻击马克思主义；关于中印边界问题，作者更歪曲事实，对我进行攻击。诸如此类的错误观点，字里行间经常有所流露，阅读时须加以严肃批判。

原书脚注很多，我们只采用一些较有参考价值的。书中还夹杂一些西班牙文，个别词汇一时无法查考，暂存疑。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承复旦大学历史系拉丁美洲研究室大力协助，提供了许多宝贵意见，特此志谢。

鉴于译者水平，一定存在不少错误和缺点，请读者批评指正。

1975年6月

目 录

第一章	菲德尔·卡斯特罗：童年和青年时代.....	1
第二章	蒙卡达：理想.....	29
第三章	蒙卡达：战斗.....	45
第四章	小阳春.....	59
第五章	公民对话.....	86
第六章	卡斯特罗在墨西哥.....	104
第七章	“格拉玛号”和马埃斯特腊山.....	130
第八章	赫伯特·马修斯上山.....	150
第九章	攻打总统府.....	174
第十章	山区之战(1957年3—5月).....	188
第十一章	美国参加争论.....	200
第十二章	迈阿密和圣地亚哥.....	213
第十三章	西恩富戈斯的海军兵变.....	229
第十四章	禁运武器.....	248
第十五章	4月9日的罢工.....	268
第十六章	1958年5月巴蒂斯塔的“大进攻”.....	280
第十七章	崩溃.....	292
第十八章	巴蒂斯塔是怎样倒台的.....	314
第十九章	胜利的源泉.....	336
第二十章	1959年：卡斯特罗与南北美洲.....	353

第二十一章	抒情的幻想.....	379
第二十二章	最初的阴影.....	399
第二十三章	卡斯特罗在美国.....	419
第二十四章	农业改革：政治斗争和危机.....	450
第二十五章	自由主义者黯然失色.....	478
第二十六章	剑拔弩张.....	509
第二十七章	资本主义的古巴告终.....	534
第二十八章	美国准备打仗.....	574
第二十九章	社会主义的古巴：I.....	591
第三十章	社会主义的古巴：II.....	628
第三十一章	猪湾之役.....	651
第三十二章	几次危机之间.....	676
第三十三章	导弹危机：I.....	695
第三十四章	导弹危机：II.....	708
第三十五章	导弹危机：III.....	723
第三十六章	空想社会主义者.....	742
第三十七章	“一千万吨收成”及其含义.....	761
第三十八章	新人.....	773
第三十九章	监护人.....	785
第四十章	新朋友和老朋友.....	815
第四十一章	追求自由.....	829
1962 年以来古巴大事记.....		847

第一章

菲德尔·卡斯特罗：童年和青年时代

1953年初夏，古美关系史专家波特尔·比拉正坐在哈瓦那的一家酒吧间里，这时候，他过去在哈瓦那大学教过的一个年轻学生走过来对他说，他正在策划攻打古巴圣地亚哥的蒙卡达兵营，那个以1895年战争中一个黑人司令官名字命名的阴沉沉的建筑物。波特尔·比拉试图劝阻这个谋反者，但是，他不为所动，并且说明他有了武器、志愿人员和热情，以及这次攻打将会给现政权一个精神上的重大打击。^①

这个过去教过的学生就是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当时他还不满二十七岁，^②是人民党左翼的一个成员，素以精力充沛、富有口才著名。他的性格从那时起就为众所周知了，但是，很少人曾遭到过那样的诽谤，也很少人曾受到过那样的褒扬。所以对他的早期生活和经历得到一些印象是可取的。

① 波特尔·比拉对作者提供的材料。菲德尔·卡斯特的传记已有数种。最怀善意的是赫伯特·马修斯的《卡斯特罗，一部政治传记》（伦敦，1969年），而最怀敌意的则是他的老友路易斯·孔特·阿奎罗的《菲德尔·卡斯特的两面派》（墨西哥，1960年）和新版的《菲德尔·卡斯特的精神疗法与政治》（墨西哥，1968年）。久经期待的卡斯特罗自传迄今尚未问世。

② 卡斯特罗生于1926年8月13日，尽管传说他实际上诞生于晚一年。

卡斯特罗的父亲，安赫尔·卡斯特罗，像许许多多古巴人的父辈一样，是在美西战争期间随同西班牙军队来自西班牙西北部的加利西亚的。他无论在体力上或性格上都是一个坚强的人，什么事都愿意干，在随着西班牙统治的结束和美国人的到来以及独立共和国的产生而出现的社会普遍瓦解之中，正适合于这种人干出一番名堂来。1904年，他在联合果品公司的铁路上工作，要不然就在安蒂利亚附近作计日工，但是尽管如此（也许正是因为如此），他一贯对北美人抱有西班牙人所固有的强烈恶感，他也理所当然地认为，北美人骗取了西班牙人对古巴起义军所取得的胜利。这就是他的儿子对北方的恶魔抱有西班牙人所固有的同样恶感的一个古怪的、但无疑是真正的根源。安赫尔·卡斯特罗千方百计积蓄了一笔足够置田买地的钱，后来又靠了多少带点投机的办法顺利地扩大了田地。他似乎又因1917年的革命，靠了给联合果品公司照管产业赚到了一笔钱，并以损害公司利益的方法而增加自己的地产。他或许不总是正正派派地工作的，但无论如何也譬如说和卡特林或珀西瓦尔·法夸尔差不多。他把森林开辟成自己的田地，也许有时是在月暗星稀的夜间进行的，也许是靠了偷窃地契。他的儿子承认，安赫尔·卡斯特罗“对他的田地或收入，从来没有缴过税”。他那个只种甘蔗的所谓混合农场，座落在离海二十哩的马亚里城附近的一个叫做比兰的村庄上，村的四野依然是二十世纪未经开垦的处女地；只是由于安蒂利亚铁路以及波士顿厂和普雷斯頓厂这两个联合果品公司的大制糖厂在1901和1904年的相继建立，这个地区

才得到了开发。

安赫尔·卡斯特罗的大庄园马纳卡斯发展到了将近一万噠，并且支配着周围的地区。^① 根据他女儿胡安娜的说法，这个庄园雇用了五百名工人。虽然这个农场生产各种作物，但它的主要活动是种植甘蔗，卖给往南十哩的米兰德制糖厂。在五十年代，它的限额是甘蔗每年一万八千吨左右。

安赫尔·卡斯特罗结过两次婚。第一次娶一个小学教师——古巴的小学教师大多是妇女——生了一儿一女（佩德罗·埃米略和利迪亚；前者成为革命党的政客，后者嫁给了一个军官）。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糖业大繁荣，使得很多居住在比那尔德里奥和马坦萨斯的人都迁到古巴东部砍伐掉的森林和新建立的蔗糖王国中去找工作。其中有一位名叫利纳·鲁斯·冈萨雷斯的比那尔德里奥姑娘，曾一度在安赫尔家里作厨娘，后来（在原配还在世的时候）给安赫尔·卡斯特罗生了另外五个孩子：拉蒙、菲德尔、胡安娜、埃马和劳尔。但是，看来安赫尔·卡斯特罗从来不曾安于一个妇人而没有外遇过。

人一旦著名起来，他的早期生活就往往蒙上了一层神秘之幕；而卡斯特罗的早期生活，由于他后来同自己过去的教养和父母的社交圈一刀两断，所以比通常情况还更模糊。当然，从某些方面来看，他的父母并没有一个社

① 李·洛克伍德：《卡斯特罗的古巴：古巴的菲德尔》（纽约，1967）第25页叙述了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劳尔·卡斯特罗在1965年5月关于他们的父亲到底有多少卡瓦耶里亚（以后简称卡）的土地的争论原委。正文中所举的数字只是一个约略的估计。

交圈：他们都是暴发户，都是各有不同的野心和贪欲，见异思迁的。父亲是一个来自西班牙的移民和白手起家的富人。母亲是一个来自烟草之乡的国内移民。他俩现在都住在奥连特省这个有钱可赚但是犷悍粗野的产糖区域。这里的寥寥几处村庄只不过是一些不成样子的简陋小屋的聚落罢了，既没有传统，也没有教堂，各式各样的土匪一直到五十年代还没有绝迹。这里支配一切的机构就是联合果品公司的两个制糖厂，连同它们的专用铁路、它们的码头和它们那看上去对土地贪得无厌的要求。

要描写一下卡斯特罗一家所过的令人兴奋的童年生活倒是不难——钓鱼、打猎，猎狗前驰后拥。家里的气氛显然是粗犷的：安赫尔沉默寡言，暴戾恣睢，埋头苦干，广有钱财，很象葛朗台老头，^①虽则在钱财方面比较慷慨些；也很象小说家西里洛·比拉韦尔德^②的父亲，此人被描写为“既没有时间也根本不想同他的儿子们谈心”；^③不讲究舒适；至于为救助附近的贫困和污秽情形，则是一毛不拔，甚至照悠久传统所应给予的一点点帮助，也不肯施舍。卡斯特罗的母亲素性贪财好货；因此，在1957年她的丈夫去世之后，在她去墨西哥、正值她的儿子在山区打游击战的时候，她向卡斯特罗的一批支持者抱怨说她的甘蔗田被烧掉了，并且为了除草，花了她二万六千美元。

① 法国作家巴尔扎克(1799—1850)的小说《欧也妮·葛朗台》中女主角的父亲，以吝啬见称。——译者

② 西里洛·比拉韦尔德(1812—1894)，古巴作家，著有小说《塞西利亚·巴尔德斯》。——译者

③ 见《塞西利亚·巴尔德斯》1941年版的传记注释。

她要求他们为此作出安排，不要再碰她的庄稼（当时，她解释说，巴蒂斯塔的军队曾上她家向她要咖啡喝），但也无济于事。

拉蒙、菲德尔和劳尔先后进了拉萨尔学院，后来又进了圣地亚哥的多洛雷斯学院，最后进了哈瓦那著名的耶稣会学校贝伦学院——这正是二十年前埃迪·奇瓦斯走的那条教育途径。卡斯特罗之所以对立宪制度、官僚制度以及任何一种正式手续都缺乏兴趣，也许可以溯源到他父亲对无论财产或私人关系方面任何法律形式所抱的敌视态度。

耶稣会的教育给了卡斯特罗以深刻的印象。他在学校里以辩论家和运动员而知名，也以记忆力特别强而为人所共知。在1943—1944年，他以古巴最优秀的学校全能运动员而获奖。接下去神话又来了：“在童年和青年时代，他心目中就有很多英雄人物……列宁、希特勒、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墨索里尼……庇隆……他能背诵何塞·安东尼奥的演讲……通晓《我的奋斗》，也通晓列宁的《怎么办？》。”由于有这样一段往事，所以从卡斯特的演讲的内容中可以清楚看出，何塞·安东尼奥就是他的一种鼓舞力量。“我第一次听到他，是在他写信给罗斯福总统，向他要二十美元并祝贺他在1940年竞选胜利的时候。国务院的回信被张贴在大门上，回信中一面致谢，一面表示抱歉，不能汇寄分文。”他的一位同学评论说：“耶稣会教士把他训练成为正义的旗手。”学校里的种种传说是不容易分清皂白的。一位自称曾在拉萨尔学院教过卡斯特的法籍神甫让·玛丽·拉莫斯

说，卡斯特罗在课堂上虽然很用功，但是在课堂外面却是“令人不能容忍的”，身边总有一伙追随者，最后把他转到耶稣会教士那里，圣玛利亚会教士认为耶稣会教士对他更有帮助。但是，显而易见，他并不是一个坚决的叛逆者，他高高兴兴地接受了不少传统教育。他的兄弟劳尔在这方面也许是一个可靠的见证人：“他在各方面都取得了成功。在运动方面，在学业方面。他无一日不进行斗争。他性烈如火。最有势力、最强壮的人都不放在他眼里，如果他被打败了，第二天再打。他绝不罢休。”至少可以清楚看出，当时卡斯特罗是坚强的，雄心勃勃，博览群书。所以，在他后来的革命演讲中，总是引经据典，讽喻百出。看上去，就他的家庭而论，卡斯特罗是具有叛逆性的。在1940年十三岁的时候，他试图组织蔗糖工人进行反抗他父亲的罢工；在他十八岁的时候，有过多次争吵，卡斯特罗当面骂他父亲是“滥用靠了骗人的诺言从人民那里抢来权力的家伙”。^①即使如此，他还是一直指望并接受了他父亲的经济上的接济。他也许有几分学了他哥哥佩德罗·埃米略的样，他哥哥在1940年同他父亲决裂，并在圣地亚哥的电台上骂他父亲是个贼；也许有几分学了一个叫萨拉萨尔的西班牙人的样，萨拉萨尔是马亚里市一个受雇的家庭教师和西班牙内战的一个幸存者。佩德罗·埃米略是五十年代奥连特省革命党的一个小政客。

^① 但是，胡安娜·卡斯特罗（《生活》周刊，1964年8月28日）说，卡斯特罗从来没有关心过他们父亲农场上的农民，据说他甚至曾批评他父亲对这些农民过分宽厚。这不是很可靠的材料。

所以，卡斯特罗的早期想法和野心多半是在奥连特省，古巴这个最粗犷的地方的环境中形成的。在这个地方，往往枪杆子就是法律，在这个地方，美国影响最强大，发挥得也最为残酷无情，在这个地方，医生、教师、牙科医生以及一切社会上的专业人员，按照人口的比例，都为数极少。关于马坦萨斯或比那尔德里奥这些蔗糖和烟草的老产区，卡斯特罗所能了解的并不多（除非通过他的母亲）。对于生活在他周围的人们所处的奴隶状态的回忆也不可能占主导地位。很多西班牙的而不是道地古巴的传统，要不是通过他父亲，也许就是通过那个西班牙人萨拉萨尔或耶稣会的教士才传给他的。因此当他在监狱里坐观 1954 年大选的成败时，他说：“在这个好位子上看斗牛是多么幸运啊。”^①当然，在 1898 年以后，古巴就根本没有斗牛了。

同时，他那不寻常的家庭背景的确是不平静，不安全的。那个巴尔扎克式的父亲，象盎格鲁—撒克逊人和欧洲人所难以理解的、出诸拉美小说的许多人物那样；荒凉的家庭种植园；他家为了送蔗糖而不得不同那家美国资本的中型制糖厂米兰德制糖厂保持了联系，这家制糖厂是在 1917 年大繁荣时期创办起来的，效率很高，出产率也高，^②而产量因“辖地”数目的增加而日益提高（到 1958 年收有“辖地”三百七十四处，而在 1937 年只有七十三处）。卡斯特罗的父亲不但曾为西班牙人（反对马蒂、马

① 菲德尔·卡斯特罗：《驻防军的二十六封信》（路易斯·孔特·阿圭罗编），第 32 页。

② 1937 年它的出产率是 14.54%，高于奥连特省的其他任何地方。

塞奥和戈麦斯)作战,还曾为联合果品公司工作的这种事实;耶稣会学校所珍视他的那种才思敏捷以及卡斯特罗家族的内部争执,所有这些影响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卡斯特罗现在开始表现出来的那种多变而强烈的性格。

1945年10月,卡斯特罗坐他父亲给他的汽车去哈瓦那大学。他似乎一开始就抱有不惜一切代价、一劳永逸地战胜最强大对手的愿望。大学开学不到一个星期,波特尔·比拉教授,也就是在1953年7月遇到卡斯特罗的那位教授,看到一个看门的人上来打招呼说:“一个学生都没有了,您知道吗?都看决斗去了——大学生联合会的主席受到了大学一年级学生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挑战。”决斗方式已经商定了:卡斯特罗骑着脚踏车拼命撞进一堵砖墙,借以向观众证明他拥有别人所没有的意志力。

卡斯特罗决定读法律系,但他并不比选择这个系的很多英国学生对于它的出路有更多的理解。1961年,他说,“我问自己为什么要读法律。我不知道。有人说‘一个人能说会道,就应该去作律师’,我把我所以读法律多少归因于这些人的话。因为我有同人争辩和讨论的习惯,我相信我有资格作律师。”^①但是,他这个大学生,是从来不去听课,非到考试临头决不翻开书本的,“我是多么常常庆幸,我没有被迫去读其他专业。”^②

事实上,卡斯特罗一进大学就把时间都用在政治活

① 《革命报》,1961年4月10日。

② 同上,1964年3月14日。

劫上。头两年，他被选为法律系的“班代表”——这至少有几分是因为他在中学擅长体育的缘故。在他的朋友中，阿尔弗雷多·格瓦拉和莱昂内尔·索托早已是共青团的团员了，格瓦拉在1948年就是社会科学系学生会的主席兼大学生联合会的秘书，索托是哲学和文学系学生会的主席。卡斯特罗所以在大学参加政治活动，正如他在中学活跃于体育方面一样，因为这是“他最喜爱的嗜好和着迷的事情。这是走向权势的梯阶……关于这一点，没有什么稀奇或特别的地方。哈瓦那大学的政治气氛是那么紧张和普遍，以致很多人都被卷了进去。”^①这样，从1946年起，卡斯特罗就算是古巴人中的千年至福说的少数派，满口豪壮口号，一心想念过去英雄人物，一个政治上的积极的少数派。卡斯特罗作为1946年9月法律系的一个代表，支持了奇瓦斯，并在1947年1月批评了格劳的改选主张，从而第一次以一个政治家的身份出现。在这次演讲中，据说卡斯特罗谈到了那些面对着(马查多的)独裁的学生的“尖儿脑儿”。从大学生活的第二学期起，卡斯特罗也象其他大多数学生领袖一样，至少同两个左右大学政治活动并威胁国家事务的革命组织取得了联系。

所以他的大学生活已经是很不寻常了，而且是越来越不寻常。卡斯特罗自己后来相当坦率地谈到那个时期：

哈瓦那大学的政治空气已经受到国内动乱的污染。我的冲动和求胜心激励了我的斗争性。我的直爽的性格使我很快

① 弗鲁克托索·佩雷斯的评论。

同社会环境，贪污腐败的当局，腐化堕落的情形以及支配大学气氛的、为帮会所把持的制度发生了冲突，腐败政客的压力集团使帮会威胁我，以致禁止我进哈瓦那大学的校门。这是一个需要作出决定的关键时刻。这场冲突像旋风一般袭击我的个性。我孤零零地站在沙滩上，面对大海，研究形势。如果不考虑到个人的安危，人身的冒险，而返回哈瓦那大学，那无异是一种闻所未闻的大胆行动。但是不回去，又等于是对威胁让步，对强暴低头，等于放弃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我决定回去，于是往回走……手里拿着武器……当然，我自己并没有充分准备去正确理解残害祖国的深重危机的根源所在。这就造成了我的反抗是集中在逞匹夫之勇的思想上。^①

从字里行间可以清楚地看出，卡斯特罗一定是受到了威胁，也许一上来他就有违初衷地参加了特殊的帮会活动，而且在斗争中又非始料所及地占了优势。也应该记得，这些“行动团体”虽然已经堕落为帮会活动，但是甚至在1948年也还没有完全失却理想主义和政治浪漫主义。

卡斯特罗与其多少有所牵连的两个团体，一个是罗兰多·马斯费雷尔的革命社会主义运动，一个是由遇刺以前的马利亚瑙的警察头子埃米略·特罗领导的革命起义同盟。作为学生推翻马查多的特征的革命暴力，从来没有丧失过它的基本的浪漫主义魅力。这位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的未来领袖，在格劳统治下的机关枪和大卡车时代里，在政治活动中尝到了血的滋味，不管他个人究竟

^① 同格洛里亚·盖坦·德巴伦西亚的谈话，《自由美洲报》（波哥大），1961年5月22—28日。

起了什么作用，显而易见的是，他对于古巴的政治制度，其虚弱性，其对于暴力的敏感性及其腐败无能等情形，却得到了不少的领会。另一方面，卡斯特罗虽然利用了所有的“行动团体”，但是，既未能当选为法律系学生会主席，也未能当选为大学生联合会主席。

在哈瓦那的学生政治活动中，选举往往是通过拳头，枪炮和绑架来解决的。人们认为有一些枪击事件是卡斯特罗干的。因此，在1946年12月，哈瓦那（第一）中学学生联合会主席、革命起义同盟的成员莱昂内尔·戈麦斯在里翁达街中弹负伤。这次袭击显然是大学生联合会的主席马诺洛·卡斯特罗策动的，因为戈麦斯曾经吹嘘说他就要进哈瓦那大学，要把哈瓦那大学的权力接过来。这时菲德尔·卡斯特罗由于渴望取得马诺洛·卡斯特的信任，以使他自己能实现在大学里的野心，（据另一个受伤的学生说，）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其他几个人显然要对这次枪击事件负责。

当菲德尔·卡斯特罗还是马诺洛·卡斯特的朋友的时候，他也在1947年夏参加了革命社会主义运动和另一些“行动团体”所组织的对多米尼加共和国未遂的入侵。卡斯特罗担任指挥一个多米尼加流亡者小组；但是，因为他是这次远征中革命起义同盟的唯一成员，所以他处于一个微妙的地位。当这次出征宣告终止时，参预其事的人大都被捕。卡斯特罗是漏网者之一；他带了一挺阿根廷手提机关枪和一支手枪泅渡素以沙鱼经常出没而知名的尼佩湾，安全地到达了他父亲的农场。^①

可是，到了这时，事情已经明摆着，马诺洛·卡斯特